

长篇小說

文

蚁

下

舒丽珍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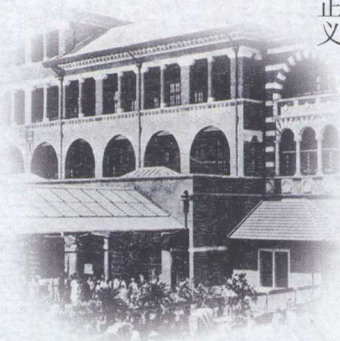
Wen Yi

文衆文艺出版社

该作品的涵盖内容十分丰富，

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

南天竹正直、正气和正义



长篇小说

文

蚁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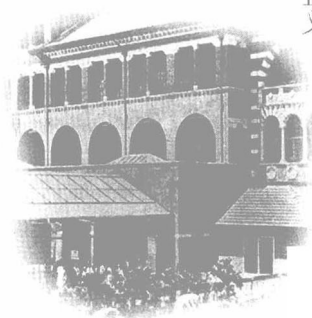
舒丽珍◎著

小说

Wen Yi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该作品的涵盖内容十分丰富，
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
南天竹正直、正气和正义



(二)

汽车开出B城，奔驰在平坦的国道上，驶离B城八十多公里以后拐上通往矿区的公路。这是一条盘山公路，弯多坡陡，时快时慢地前进着，大约距矿区还有二三里地，有个镇子，路口上一块大木牌写着“靠山镇”。金大来的道具车拐进镇子，又往前开了一段路看见镇上有个大空场，拉道具的卡车停下来。金大来跳下卡车，朝南天竹这辆车挥着手也叫停住。

靠山镇挺大，一条主街很是繁华热闹，街长有一千多米，宽有十来米，街的两侧分布数百个铺子和各种摊位，都是供应给矿工和家属们的日用百货商品，也有家用电器商店。在这条街的中间地带最为繁华，书店、药店、食品店、烟草专卖店、金银饰品店、矿山医院、矿区工人俱乐部也在这里。最突出的是一座六层楼的宾馆，外面墙体贴的是白瓷砖，在这条街上有如鹤立鸡群。主街的东头有座关帝庙，供奉的关公，佛龕里的泥塑半身坐像就有一人多高，身披绿袍，面目严肃地俯视人间烟火。站立在他身边的是周仓的塑像，举刀牵马威风凛凛，做过亏心事的人在这些塑像前还真有点胆战心惊。庙门前边是一片平坦的大空场。主街的西头有一天主教堂，据老人们说这是英国传教士留下来的。镇上的居民和附近农民有一些天主教友，常到这里来做礼拜，天主教堂能容纳三百多人。教堂的后面有两条通往山村的土路。站在这里能看到远处的山峦，有的山上绿茸茸的树木枝繁叶茂，有的大山光秃秃的泛着黑色。宾馆对面是矿区礼堂，有二千多个座位。礼堂里正在放映电影。

正在宾馆等待迎接采风团的干部从宾馆跑出来叫道：“金处长，都来了吧！”然后冲大面包车上的人大声问候：“你们辛苦啦！”接着又问：“金处长，哪位是领队给我介绍一下，好安排住处。”

金大来刚要介绍南天竹，忽然想起他的嘱托，立刻回答：“我就是领队，有什么事和我说。”

“是这样，原来咱们安排在礼堂演，现在改在东头的大空场演，露天的了。台子我们已经搭好，正拉电线照明。”负责接待的人是矿区宣传部长，矿工出身，说话直来直去。

“啊呀，你怎么早不说，在礼堂演和在大空场演效果不一样，我怎么和演员交待呀！”金大来有点着急。“今天早晨咱们通电话时候你也没提。”

南天竹见那两位接待人员面带难色，看来许是有很大的困难，小声对丁香说：“问清楚怎么回事，也别太难为人家，你说呢？”

丁香问那位宣传部长：“礼堂发生什么问题了，不能用？”

“礼堂已经承包个人啦，一场演出下来给租金钱就不得了。每场只能进两千多人，其余坐位经理拿去拉关系，上至区政府、供电局、工商局等等，矿工家属还不能随便进。再说，我们矿工是三班倒，每班都能摊上，租他场子得花多少钱呀？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改地方，台子已经搭好了，再拉上电线，晚上演出没问题。”

南天竹和金大来听了都同情矿上的难处。丁香心直口快地说：“谁让你们好好的礼堂租给私人，连工人活动还得交租金，也太那个啦。”用眼神请示南天竹，见南天竹点点头，金大来也无可奈何地掏出一盒烟分给大伙儿。丁香说：“按照你们的安排，我再和演员们说说吧。我们在哪儿演都没关系，只是没带大的幕布，前台后台用的幕布都没有。”

“我们都准备啦！”宣传部长说。

金大来说：“让演员们先去宾馆休息，我们把道具车开到东头先卸车再回来。”

演员们随着丁香进了宾馆大厅，她按照名单两人一间的安排着。丁香安排住房很有经验，平时谁的脾气秉性，谁和谁说的来，她略知一二，安排起来都挺满意，她自己 and 一位年龄比较大一点的

评剧演员住在一个房间，便于照顾。把两个战士司机安排在一个房间，金大来和小郑一个房间，只有南天竹是一个大套间。没等南天竹说话她先摆出理由：这个套间可以集合人员，在这里商量问题，省去租赁会议室的钱。

这个宾馆是六层楼有二百多个床位，楼下一层是餐厅，对外营业，二楼是内部餐厅。晚饭六点钟开始，演员们在房间里刚喝完一杯水，就有人通知到二楼餐厅吃饭。

今天晚上虽然没有安排演出，可是谁也闲不住，晚饭后要到场地看看，演出人员要在舞台上走一走，为第二天的演出作准备。大家走进餐厅一看，矿里的领导、乡镇的各部门负责人都来到宾馆迎接演出团。南天竹他们一共是四十个人，如果十人一桌有四桌满够。可是饭厅里的大圆桌足足有十桌，坐陪的就有五十几个人。桌上的白酒红酒加扎啤，还有各种饮料，接待人员分别把演员拉上各桌的主宾席。各位领导对演员们嘘寒问暖，有的让签名，有的让唱歌，好不热闹。只有南天竹和小郑、两个战士司机被安排在矿长、县委书记等人的司机还有几个接待人员在一个桌上用餐。金大来几次过来要和南天竹在一起，都被镇领导给拉走了。

吃过饭，演员们都去看场子了。南天竹刚才帮助卸道具车已经看过了，本想到街上转转，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，又怕有事找不见他，他就坐在宾馆大厅一角的沙发上，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。他喜欢这样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无论参加哪种活动，只要有空闲时间，便到街上转转，没有时间离开就坐在一个角落观赏街景。落日的余晖从西边的天际撒开万道金线，像慷慨的百万富翁，把无数金线抛向人间，整个街道染成一片璀璨的金色。宾馆门前有一座人工喷泉，散发的水雾在余晖中闪烁着七色彩带像雨后的彩虹煞是好看，他暗想：自己有几年没到乡镇体验生活，思想确实跟不上形势。乡镇企业的发展，给各地的建设带来飞速的发展，原来的招待所改成宾馆，装修得也和大城市一样华丽舒适，房间也都分三六九等，我

过去下乡调研，不是住招待所就是住大车店，这才几年的工夫，变化真大呀！看这条街上跑的不是汽车就是摩托车，连一辆马车也没见着，上哪儿找大车店呢？想着想着他自己扑哧一声笑了。街上行人穿戴也和城里人差不多，男的潇洒，女的时髦，有的步履匆匆，有的悠闲自得。

大厅总服务台一阵喧闹使他转过头来，见是金大来正对什么人怒冲冲质问：“这是接待人员安排的住处，又不是我们闯进来的，凭什么叫我们腾房？”

南天竹赶快走了过去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穿着讲究，上身着真丝的T恤衫，下身穿笔挺的花格薄呢裤，腰间挂着BP机，拿着手机挺潇洒地向南天竹点点头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是县文化局来电话，局长要来住两个晚上，308套房是县政府的包房，他们每次来的领导都是住这个房间的，所以请你们屈尊一下搬到306去住，设备都一样，只是没有套间。”

南天竹问：“您贵姓，是这宾馆的同志吗？”

金大来抢先说：“他姓汪！是这儿的总经理。”

汪经理满脸歉意地说：“是我考虑不周，安排不妥，事先不知道他们要来。”

金大来平时虽然和气，也善解人意，如果真把他惹急了，他也挺倔强的，说：“做什么也得有个先来后到，我们也不是不给钱，你们这样做合适吗？据我所知你们有套间的房子也不光是308这么一套嘛！为什么不叫别人换房？”

汪经理脸色一红一白地，欲说又止，最后口吃地说：“别，别的套房有供电局长、工商局的局长，更更不好办，请谅解我们的难处。”

他们正在交涉之中，矿区宣传部长来了，他大概也是听到这里发生的问题从演出场地跑过来的，也朝汪经理发火说：“这个宾馆

产权可是煤矿的，虽然承包你们个人了，也不能这样对待矿上邀请来的客人。”

汪经理点头哈腰地赔着不是说：“是，是，部长我从心眼儿里欢迎慰问团住在我这儿，可是县里的人我实在惹不起呀！他们不跟我讲产权问题，只讲当权，谁让我是法人代表呢？得罪了他们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让我停业整顿。”

金大来还要说什么，南天竹做了一个手势，制止他再说下去，面对宣传部长说：“换就换吧，别让汪经理为难。既然个人承包了，咱们住，矿上还得花一大笔开支，太划不来了。今天先换房，明天咱们再另想办法，不能让矿上花钱太多。”说完拉起金大来上楼腾房。

汪经理也跟在屁股后面千恩万谢地说：“306 房间有三张床，浴室和卫生间稍小一点，到还干净。那两张空床不再安排客人。”边说边帮助南天竹收拾桌上的东西，提着旅行袋亲自给送到 306 房间。

南天竹说：“这房子挺好，我就住这床吧。”

汪经理和矿区宣传部长安排好南天竹就走了，小郑跑来，见是在给南天竹从套间换到三人间，也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县里的文化局长，顶多是个八品芝麻官儿，摆这么大谱儿。”

金大来埋怨南天竹说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，您这个办法不成吧，不露身份干吃亏，就得由他们摆布。”

“你们都别起火冒油的，这算什么呀？换就换吧，开始我就不愿住那样豪华的房间。咱们干什么来啦？是慰问演出还是出来旅游？”南天竹刚才听说宾馆已承包个人，心里还惦记着矿上给租这么多房子，不知要破费多少钱哩！

金大来和小郑都不说话了。

丁香推门进来，她已换好报幕员的服装，一件黑丝绒短袖旗袍遮住她那窈窕的身段，露出白皙而圆润的手臂，一头乌黑稍硬的短

发配在她那虽然不是特别美，但是越看越禁看的脸上，更显出她神态庄重，风度翩翩。她说：“我去 308 房间没人，服务员告诉我们南书记搬到 306 房间啦，怎么给换到这里啦？”

金大来气哼哼的没搭碴儿。南天竹笑嘻嘻地说：“没什么，人家那套房子早就定出去啦，现在要来住，咱们给人家腾房不是很正常吗？”

小郑还要摆出一副看不起人家的样子说：“县文化局长，副处级角色，咱们来的人，哪个不能震他们。”说话的口气像他也是局级干部似的。

丁香埋怨金大来：“你不会告诉他们住套间的是正经八百的正局级，符合国家规定的出差待遇。一个县文化局长算什么？县委书记、县长也没咱们南书记官职大。”

金大来埋怨南天竹说：“南书记坚决不让说。”

小郑抖机灵儿说：“你们别互相埋怨，要怪就怪我。我应当让别人开大车，我开着小车拉着南书记，只要把车停在宾馆门口，用不着介绍，他们就得远接高迎的。”

金大来同意小郑的说法，补充着：“我也是忙糊涂啦，没想到这点。如今的风气是认车不认人，以车取人，汽车成了某些人的‘身份证’和‘介绍信’。昨天龙柏韦还直跟我说，要我们这次把他带出来，让他开辆小车来也不至于让人家小看咱们。”

南天竹倒挺坦然的，自身的经历早已告诉过他，众多的白眼、误解、委屈伴随着他，人世间这样多的困顿坎坷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泰然处之。他说：“咱们用不着计较这些，人家爱怎么看就怎么看，只要咱们把这次送戏下乡任务完成，赞助单位满意，老百姓喜欢，煤矿工人喜欢咱们的节目，就是住在大街上也可以。”他见几个年轻人仍在那里不高兴，他看了看手表说：“小丁，你是不是也要去现场走台呀？”

丁香答道：“我已经走完一遍了，有的演员没去，我回来叫他

们。场子没地方待，电线也没拉好，一会儿我还得去。舞台监督在那儿指挥呢！”又对小郑说：“你得把车开过去，让演员在车里等，谁试演完谁回来，步行几分钟就到了。”说完又问：“大来，明天开场白讲不讲？”

金大来说：“不讲，你报幕时就带上几句吧。再说他们又往后推半个小时演出时间，散场那么晚，人家十里八村的乡亲们、矿工们怎么走哇？”

“客随主便吧，人家怎么安排都好。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，你们都有经验，是不是由他们安排呀？”南天竹先说了自己的看法，以后又怀疑自己是不是瞎指挥，赶紧着补说。

金大来扔给小郑一支烟，刚掏打火机就听丁香厉声说道：“你们到外边抽去，两支烟筒冒尼古丁，人家南书记受得了吗？”

金大来没点燃，小郑把烟放在鼻孔上闻闻，然后夹在耳朵上嘻嘻笑道：“就你这个样子，够我冬哥一受的。”

。丁香正巧站在小郑坐的床边，伸手给他一巴掌说：“数你嘴欠！”

南天竹问：“这个宾馆床位费一天多少钱？”

金大来答道：“听接待同志说两人一间的每张床一百元，三人一间的每张六十元，套间一天三百元。”

“哟！比城里的便宜不了多少！好家伙，就说一间二百元吧，十间二千元，光咱们就得二十间客房，一天光住宿开支就得四千元，我们七天都住在这里呀？”

“是！都住在这里。”金大来说。

“那可不行，咱们在这里住七天就是二万多块，再加上吃饭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今天光陪同和接待人员就十桌，矿上得花多少钱呀？咱们虽说是义演，可给企业增加多大负担，这比私人走穴的来演花钱还多，会产生什么影响？”南天竹细算这笔账吃惊地说。

金大来挠挠寸头，也觉得这样不妥，说：“吃饭问题我已经发现

了,当时就说了,我们可以吃盒饭。接待人员说:“他们这里就是这个习惯,陪客要比来客多,不然显不出热情来。”他又想起县里的宣传部长和供电局长们要来的事,就说:“县里还只不定来多少人哩!”

“咱们别管他们的事啦,想办法找找便宜点的房子住。咱们一天分三场演出,还得下到井下去慰问,很少在房间里活动,不是白花钱吗?”南天竹和他们商量着。

正说着,有几个演员也都找到这里,问:“丁香大姐,什么时候看场子?”

“走!现在就出发!”丁香说:“你们招呼一下,今天晚上要去看场地,走台子的在面包车上等。”又叫小郑说:“郑,给开开车门。”

演员们稀拉呼噜都走了,丁香和金大来也跟着要走,南天竹叫着他俩说:“腾房的事不要和演员们说。咱们是文协干部,说话注意影响,要体谅接待单位的难处。”

丁香和大来答应着,南天竹又说:“大来,你不是不讲开场白了吗?咱俩在后台盯住处理事,顺便和矿区宣传部长谈谈有没有便宜的住处。还有吃饭问题,能吃盒饭就吃盒饭。”

“行,咱们去现场和他们研究一下。”大来说。

“演员们住的条件差一点会不会有意见?”南天竹顾虑重重,因为来参加慰问演出的人都是艺德高素质好的演员,又都是艺术尖子,组团的时候就挑了选,选了挑的。自从前年南方一张报纸披露了歌星义演捞钱的丑闻以后,对B城文协有很大的启示。凡是打着“慰问”“扶贫”“希望工程”等旗号为了捞钱的歌星、影星或笑星,不论名气有多大,演技有多高一律不用。要求高标准接待,住豪华宾馆的一律不用。要求用专车接送,顺便带着家属旅游的也一律不用。在文协组织的艺术家们个顶个思想过硬,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。所以南天竹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,不过作为文协领导人之一,又是这个队的领队,他应当为演员们创造稍好一点的演出条

件。因为这些演员是真正的义务演出，不要一分出场费，有的还自搭“行头”，诸如演出服装、乐器、车子等等。如果让他们吃不好住不好，南天竹从内心也感到不安。可是眼前的问题不能这样下去，每顿饭就有五十多人陪吃陪喝，怎么得了？这是矿工们的血汗呀。

丁香和大来理解南书记的心情。他们过去组织演出团没遇见过这么多的陪客，住房也没有这么贵。丁香抢先回答说：“南书记，我们也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，咱们这些演员也同样看不惯，特别是把他们分桌坐，不是让签名就是让唱歌儿，他们挺讨厌这种场面的。”

金大来说：“咱们和他们商量一下，换个地方，预定盒饭，不能让有的人打着接待演员的旗号，肥了自己的腰包。”金大来边走边说，看看出了宾馆大门，他像解放了似的，赶紧掏出烟点上一支，连吸几口才算过了烟瘾。

丁香又说他：“嗨！瞧你这样儿，比抽白面儿的瘾头还大。”

金大来没理会她，好像没听见似的。他脑子想着住房和吃饭问题，检讨自己说：“这都怪我太马虎，没有算细账。那天我先来联系的时候，当时矿上说附近有一个部队训练场，房子、食堂都有，只是厕所在院子里，我觉得有点简陋，就没同意。他们说招待所改了宾馆，并没有说宾馆承包给个人啦！现在看起来矿上花钱太多了。不行！一会儿我和他们说咱们搬到部队训练场去吧？”

“上车啦，上车啦！”演员们提着琴，拿着板儿，挎着鼓高高兴兴地去了演出现场。

南天竹、金大来也去后台研究吃饭和住宿问题。

第二十二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

(一)

南天竹和金大来在后台与矿区宣传部长商量搬出宾馆的事，当然没提吃饭时陪客太多的问题，因为不知道陪吃陪喝的主儿与矿上是什么关系。小郑有话：咱们是铁路警察——管不着这一段。只要搬出宾馆，吃喝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
矿区的同志很支持南天竹他们的决定，对金大来说：“金处长，离演出场地最近的地方就是军队的训练场啦，目前正闲着，只有一个排在留守，就是条件比较简陋，那天你不是看了吗？如果住在那里可以的话，他们训练营管理员正在前面看彩排，我去跟他说，借用几天。”

金大来对南天竹说：“那儿就像学生宿舍，一切都挺简单，倒是真干净，也不乱，吃饭是大食堂，战士的伙房，没有宾馆吃得好。”

“只要干净就行，咱们这些演员没有挑剔的，我看可以。如能借到，明天一早儿就搬过去。”南天竹并不是因为换房要急着搬走，主要是为了省钱，为了给矿上节约招待费才这样决定。

工夫不大，他们就把兵营管理员找到后台来。也许金大来在部队待过多年，也许见南天竹穿一身绿色服装像位退役的老同志，他们见了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，倍感亲切。管理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机警、精干，拉着金大来的手说：“没问题，只要你们愿意住在我们大院里就是我们的光荣，住多少天都行，费用嘛，象征性给些就行了。我马上回去请示上级，说不定还能批准不收

费哩!”

金大来又掏出烟来给他们点上,说:“兄弟,说定了,明天一早儿我们就搬过去,还是咱们部队,真叫痛快。”

管理员接过烟吸了两口说:“我看你们拉道具的车也是部队的牌照啊!”

“没错,也是咱们部队借的!”金大来跟管理员称兄道弟的,和矿区宣传部长也论起哥们儿。他们刚才还在发愁的费用问题,很快解决了。一支烟的工夫,管理员骑上自行车回营房了,临走时说:“我们连夜给你们打扫房间,明天等着欢迎你们,一言为定。”

试演以后,丁香和金大来分别到男演员房间和女演员房间通知搬家的事情,因为没有地方集合在一起开会,如果借会议室,一个小时五百元。在这里什么都要钱。演员们都愿意搬出宾馆。他们说:“我们辛辛苦苦来尽义务,矿上省出的演出费都花在宾馆和陪吃陪喝的人身上。我们不干这傻事。”

第二天早晨,吃过早饭开始搬出宾馆。

这时宾馆门外的马路上,有十几辆小汽车徐徐开来,前面的两辆小卧车是“蓝鸟”,从车上下来的是县长和他的妻子儿女。后面车上下来的是秘书、会计、打字员。

再往后的车是“桑塔纳”,县文化局长和夫人,以及文化系统的一千人马,有记者、摄影师、区电视台的主持人,反正都能和这次演出挂得上钩。

南天竹他们办完退租手续,领回钥匙押金刚要离开服务台,被两个警卫拦挡住说:“先别动先别动,等首长进去以后再动。”

他们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等着首长通过。南天竹许多年没见过这样的阵势,他见从宾馆大门口台阶开始直到通往一楼的会议厅,隔不到两米的距离就是排列整齐的村里、镇里大小官员,连煤矿矿长都来迎接,大概是为了搞好邻里关系吧,所以矿长出面了。

究竟谁是县长,谁是文化局长,南天竹他们几个谁也没看清

楚，因为一行人都是耀武扬威的，都像高级官员，很快从他们面前通过，目不斜视的走进会议厅。工夫不大，可以活动了，南天竹他们赶紧走出宾馆。上了面包车，小郑开车直奔兵营大院。他们倒不是怕见这些地方官儿，是怕他们问为什么搬出宾馆，怕哪位一发官令搬不了啦！

训练大队营房离镇子并不远，只拐过一个小山包，地势开阔，用红砖垒起的围墙，院子很大，管理员给采风团的艺术们安排在东北角的一个小院子里。一排坐北朝南的青砖平房，大玻璃窗户，绿色纱门，很漂亮。在集训期间这里住的是学员，有两人一个房间的，也有三个人一个房间的，都是木板床，干净整齐的绿军被，洁白的褥单子，枕头也是军绿色，上面铺着花枕巾，每个床的上方挂有蚊帐，现在蚊子不多还没有放下来。房间里有一张三屉桌，每个床头有一个小柜子，几把木制椅子排列在没有放床的墙根底下，屋内整洁明亮，俭朴舒适，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。院子里有一个五六米长的、用水泥砌成的公用水池子，洗漱都很方便。矿区宣传部长为了采风团艺术家们吃好吃饱，不知从哪里请来两位退休的高级厨师，炒出的菜比宾馆宴请的菜肴更具特色。演员们很喜欢这里，年轻演员们说：“南书记，我老早就想过一过兵营的生活，可惜的是没人替我们操持。”

南天竹说：“咱们主要任务是演出，你们一天三场就够累的了。再说晚上演出回来就十一点啦，第二天早晨六点以前去出操，身体也受不了哇？你们的愿望我能理解，可是要实事求是。”

艺术家们听了南天竹的话很受感动，因为他们觉得南天竹像兄长像朋友一样关心他们，体谅他们，没有一点官气或以文艺界领导人自居。看得出他在研究所工作多年，书生气十足，可是对待人和事的处理中透着诚挚与厚道，纯朴腴腆中透着睿智与才气，他们喜欢这样的领导人。本来就活跃的文艺工作者，经过短暂的接触更无所顾忌地与他说说笑笑。采风团认真排练，满腔热情地为矿

工和家属演出，还到井下，利用矿工们吃饭的工夫表演小节目，回来以后人人脸上、身上落上许多煤灰，谁都瞧对方的模样滑稽可笑。采风团的到来给矿山、兵营、镇子带来欢快和友情，人们常常看到没有上台演出的演员，或是表演完自己节目的演员会在台下、大街上、矿工的家中与观众围在一起谈天说地，亲切和谐。在兵营里也能看到年轻的演员们和留守排的战士一起唱歌，一起打扫院子的卫生。一时间镇子里沸沸扬扬好不热闹。也许是人心换人心吧，在兵营的大门口常常收到附近农民送来的新鲜蔬菜，整筐整筐地放下就走，连姓名都不留。站岗的哨兵不收，他们会说：“这是送采风团的，托你转交。”弄的哨兵好不为难。有一次几个矿工家属用扁担担来两筐鲜桃，放在传达室，说交给报幕员丁香女士。门卫通知丁香他们来取，只见桃子上有一个纸条，打开纸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丁香女士：谢谢 B 城文艺家协会给我们送来这样高水平的文艺节目，为了表达我们对艺术家们的谢意，送来一些新从树上摘下来的桃子“五月香”。这是我们矿工家属也是农民的一片心意，请收下吧！

没有署名，只写，热爱你的观众。丁香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站在大门口看着乡间大道上的过往行人，在陌生的人流里看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面孔，他们友好的微笑像一朵朵绽开的山花留在她的心间。金大来和小郑他们把两筐“五月香”送到演员中间，一股热流浸润在每个人的心田。金大来没想到采风团住这里有这样的效果，还是南书记有眼光。他的面部表情又从阴转晴，恢复了金弥勒的形象。丁香的小嘴角又笑口常开了。小郑和两个战士司机只要没事干就追着南天竹让他给讲过去的见闻。

这是最后一场演出，下午天空忽然聚拢一堆乌云，刮起阵阵山风，霎时山间尘土飞扬，路上的行人四处奔跑，山雨即将来临，不久大雨点子噼哩啪啦地打在头上，很快形成雨柱，从空中像瓢泼一样

倾泻在露天舞台上。那水柱随风腾跳，跃落在靠山镇的柏油路上啪啪作响。演出无法进行，只好往后推一天。谁知山区的天气跟孩子脸一样，说变就变，八点刚过雨停了，满天星斗闪现在天际。没有演出，大家自由活动，自由结合，弹拉说唱干什么的都有。

南天竹坐在小院的那棵大柳树下面，正给小郑和几个演员说笑话。矿区宣传部长来了说：“南书记，明天最后一场演完你们就走了，我们几个人真舍不得你们走。另外你们为矿上省了不少接待费，我们矿长特别感谢你们。”

南天竹赶紧给他让坐说：“别谢我们，应当谢部队对我们的支援，下次我们来还住在这儿。”

兵营管理员认真地问：“你们还来？”

“怎样？还允许我们住在这里吗？”南天竹也是满脸真诚地问。

“我们求之不得呢！只要没有集训任务，你们愿住多少天就住多少天。这是我的上级说的，多少人都行。”

“就是没有演出任务，作家们要找清静的地方写作这里最合适。”南天竹说：“每年都有慰问演出，特别是慰问矿工们和附近的农民。再说，这里又是革命老区，文艺家们应当经常来。”

矿区宣传部长不无歉意地说：“头一天晚上叫您受委屈啦，因为宾馆承包了，我们矿上一点权力也没有啦！我心里真不好受，真抱歉！”

南天竹摇着头又摆手说：“快别这样，这种场面我见太多了，这不算什么。有一次我去上海，住在一个有名的大饭店里。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穿西服什么的，再说是开研讨会，又不是接待外宾。当时上海挺热，我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布料衫，下身穿的是人造棉料的裤子，脚上穿的塑料凉鞋，那几天又赶上下雨，我没穿袜子，没想到这身衣服可找了麻烦。那天晚饭后我和文友们出了饭店大门去逛街，回来以后，门卫不让我进门，五六个人谁也没带证件，就把我给拒之门外，后来文友们去我的房间取来证件才让我进去。”

大伙儿听了都笑起来。

南天竹说：“更可笑的是在那里开了十天会，每次出去回来总有人拦我，哪怕我躲在人群中间也被提溜出来，反复检查证件。后来我有两个学生也是上海人，几句上海话就和门卫混熟了。等找到了会客室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宾馆，随便出入、会客，那时候要到指定会客室），两学生见我一愣，说：“您，南老师，真是您？”

我挺奇怪地问：“怎么？我变老了吗？不好认啦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！”一个学生用手摸摸我的衣服。我们谈谈近况，他们要请我吃饭，我因为会议比较紧张就谢绝了。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，门卫通知我去取东西。原来我那两个学生送我一套西装，一双皮凉鞋还有两双袜子，唉呀弄得我真不好意思。那几个总拦截我的门卫也不再拦我，我还是穿那身人造棉，后来听他们说：“以为我是假冒学者！”“假文艺界！”南天竹说到这里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，又说：“还有一次我去四川开会，住在机关招待所里，接待我的人给安排在二楼6号房间，也是两个人一间。我刚走进浴室想冲个澡，房门被敲得咚咚响，我穿上衣服的工夫人家就闯进来质问我：谁让你住在这房间的？我说是接待人员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安排我进得来吗？我手里又没钥匙。他们一听没词儿啦，转身走了。这一宿我还真没睡好觉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敲门令我搬家呀！还好，没再来，后来北京的一个同行和我住在一起。”

“噢！我说呢，那天宾馆让腾房，南书记二话没说，搬！敢情怕又一宿不能睡觉。”金大来说着，大伙儿也乐了。

“不知道四川那边什么规矩，机关招待所服务员不少，可是得自己给自己服务，像打水啦，得自己去锅炉房。开始我也不知道，提着空暖壶找到楼层服务台，台面上没人，我在一间房子里找到一位二十来岁的服务员，身穿雪白的工作服，袖子挽过胳膊肘，正在对着镜子照自己的尊容，那块镜子上方写着鲜红大字‘为人民服务’，她的头上别满塑料‘刺猬卷’，都是粉色的。我站在门旁叫道：